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三四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鈴

明史卷二百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九十一

鄭岳 劉玉 子慈

汪元錫 邢寰 寇天敘

唐冑 潘珍 族子旦 余光

李中 李枏 歐陽鐸

陶諧 孫大順 大臨　潘塤 呂經

歐陽重　朱裳

陳察　孫懋

王儀 子繼 王學夔　曾鈞

鄭岳字汝華莆田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刑部主事董天錫僣錦衣千戶張福决囚福坐天錫上岳言其非體且言糾劾非鎮監職而董讓行之太常本禮部屬而崔志端專之內外效尤益無忌憚忤旨繫獄尚

書周經侍郎許進等救不聽贖杖還職尋進員外郎許
進督師大同貴近惡其剛方議代之罷職總岳官趙晁
謀起用京軍屢出無功岳言進不可代晁不可用京軍
不可出朝論韙之遷湖廣僉事歸宗藩侵地於民施州
夷民相讐殺者有司以叛告岳禽治其魁餘悉縱遣荆
岳饑勸富民出粟弛河泊禁屬縣輸糧遠衞率二石致
一石岳以其直給衞而留粟備振民乃獲濟正德初擢
廣西副使土官岑猛當徙福建據田州不肯徙岳許為

奏改近地猛乃請自效尋改廣東遷江西按察使就遷左布政使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砦自保宸濠欲兵之岳持不可會提學副使李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岳承檄按之夢陽執岳親信吏言岳子沄受賕欲因以脅岳宸濠因助夢陽奏其事因掠沄巡撫任漢顧慮不能決帝遣大理卿燕忠會給事中黎奭按問忠等奏劾岳子私有迹而夢陽挾制撫按俱宜斥岳遂奪官為民宸濠敗中外交薦起四川布政使以憂不赴世宗

初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為大理卿嘉靖元年冬上言內臣有犯宜聽部院問理毋從中決不能從帝數不豫岳請遵聖祖寡欲勤治之訓宮寢有制進御以時而退朝即御文華裁決章奏日暮還宮以養壽命之源報聞出按甘肅亂卒事總兵官李隆等皆伏罪還朝以災異陳刑獄失平八事尋遷兵部右侍郎時大禮未定岳言若以兩考為嫌第稱孝宗廟號毋稱伯考以稍存正統大學士石珤請從之帝切責珤奪岳俸兩

月轉左侍郎請罷山海關稅弗許中官崔文欲用其兄子為副將岳持不可寧夏總兵官仲勛行賄京師御史聶豹以風聞論岳岳自白因乞休歸十五年而卒

劉玉字咸栗萬安人祖廣衡永樂末進士正統間以刑部郎中出修浙江荒政積粟數百萬督治陂塘為旱潦備景泰初歷左副都御史鎮守陝西請遇災傷毋俟勘報即除其賦庶有司不得借覆核陰行科率從之還治院事福建浙江盜起命往督兵捕議創壽寧縣於官臺

山以清盜窟討平處州賊已復巡撫遼東居官以廉節稱終刑部尚書父喬成化初進士累官湖廣左布政使玉登弘治九年進士授輝縣知縣發粟振饑奏蠲虛稅復業者千家擢御史初孫伯堅金琦王寧皆以傳奉得官已又以指揮胡震為都指揮分守通州玉抗疏言傳奉不已繼之内批累聖德乞皆罷之不納武宗即位甫四月災異迭見玉陳修省六事出按京畿中官吴忠奏命選后妃肆貪虐玉奏不問劉健謝遷罷玉馳疏言劉

瑾等倖幸小臣巧戲弄投陛下一笑顧讒邪而棄輔臣
此亂危所自起況今白虹貫日彗見紫微宮星揺天王
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不改圖天下將殆乞置
瑾等於理仍留健遷輔政不報王遂引疾歸後瑾榜王
奸黨復誣構之罰輸粟塞下者三最後逮繫詔獄削籍
放歸瑾誅起河南僉事遷福建副使皆董學政正德十
五年累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江防宸濠反攻安慶
王以舟師赴援事定改撫鄖陽世宗即位召為左僉都

御史論遏亂功進右副都御史嘉靖元年改左歷刑部左右侍郎初偕九卿爭興獻帝不宜稱皇及帝欲考獻帝又偕廷臣伏闕哭爭六年秋坐李福達獄削籍卒於家玉所居僅庇風雨天文地理兵制刑律皆有論著隆慶初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子慈南京工部右侍郎歷官亦有聲

汪元錫字天啟婺源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陝西鎮守中官廖鑾族子鎧冒功為錦

衣千户隨鸞於陜元錫爭之言鎧父鵬已亂中州勿使鎧復亂陜右乞徵還鸞寘鎧父子於理偏頭闗之捷録功太濫偕同官言太監張忠總兵官劉暉等不宜賞湖廣鎮守太監杜甫請廵歷所部帝許之元錫等據祖制力爭帝幸昌平宣府大同元錫偕同官邢寰累疏諫復言宣府守將朱振等皆扈從西廵寇乘虚入寨何以禦之已聞帝將選禁軍親征四海治部寇復極陳不可安遠侯柳文鎮湖廣奏牘參隨七十餘人元錫乞寢所奏

車駕還京以應州之捷大賚文武羣臣元錫等言是役殺邊民無算六軍多傷今君臣欣喜交賀而軍民繫賊庭南向號哭臣等何忍受賜中旨以納粟都指揮馬昊守備儀真復遣内官分守潼關山海關偏又幸大喜峯口欲招三衛花當巴爾斯元錫等皆抗章諫帝欲南幸舒芬黄鞏切諫得罪給事御史遂不敢爭及帝將親征宸濠元錫復諫沮宸濠就執元錫纍偕六科馳疏請迴鑾十五年帝在南京元錫等復屢申前請且言供億繁

費使牒旁午奸宄冒官校少女充離宫陛下不以宗社為重專事逸遊豈能長保天下語甚危切中旨以内官晁進楊保分守蘭州肅州元錫等言二州逼强寇不可增官守累居民羣小不悅矯旨責之詔改團營西官廳為威武團練營以江彬許泰等提督之别擇地為團營敎場元錫言拓地則擾居民興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將之軍而彬等槩加提督則僭名分不從會帝崩事已世宗即位疏言都督郤永以附江彬下獄宜釋而用之

錦衣都指揮郭鰲等十八人皆彬黨宜下獄治咸報可張銑許泰繫獄帝忽宥其死元錫爭不聽屢遷至太僕卿嘉靖六年帝以李福達獄下三法司於理元錫不能平有後言聞於張璁并下獄奪職後用薦起故官歷戶部左右侍郎致仕卒邢寰黃梅人正德三年進士數言事有直聲

寇天敘字子惇榆次人由鄉舉入太學與崔銑呂柟善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南京大理評事進寺副累遷應天

府丞武宗駐南京從官衛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幸求索倍之尹齊宗道憂懼卒天敘攝其事日青衣皁帽坐堂上江彬使者至好語之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歡丞專待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權幸有求則曰俟若奏即予禁軍攫民物天敘與兵部尚書喬宇選拳勇者與搏戲禁軍卒受傷懲且畏不敢横其隨事禁制多類此駕駐九月南京不大困者天敘與宇力也嘉靖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未行改鄖陽甫二月又

改甘肅回賊犯山丹督將士斬其長托克托穆爾西域貢獅子犀牛西狗天敘請却之不聽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寇入固原擊敗之斬首百餘又討平大盜王居等累賜銀幣織造太監至有司議奏罷之天敘曰甫至遽請罷即不罷欲且益張會歲侵乃請蠲租稅發粟振饑民因言織造非儉歲所宜設帝立召還歷兵部右侍郎卒家貧喪事不具天敘在太學時嘗聞父疾馳六晝夜抵家父疾亦瘳

唐冑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戸部主事以憂歸劉瑾斥諸服除久不赴官者坐奪職瑾誅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起故官疏諫內官織造請為宋死節臣趙與珞追謚立祠進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令土官及猺蠻悉遣子入學擢金騰副使土酋莽信虐討擒之木邦孟養搆兵冑遣使宣諭木邦遂獻地屢遷廣西左布政使官軍討古田賊久無功冑遣使撫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即解甲擢右副都御史巡

撫南贛移山東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北部進
左侍郎帝以安南久不貢將致討郭勛復贊之詔遣錦
衣官問狀中外嚴兵待發冑上疏諫曰今日之事若欲
其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
可者七請一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
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既滅黎季犛求陳氏後
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成
先志棄而不守今日當率循二也外夷紛爭中國之福

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吴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令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令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為

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絫絫奉表㦲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令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牽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儲軍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

役始令北寇曰强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毁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為謀且令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章下兵部請從其議得旨待勘官還更議明年四月帝決計征討侍郎潘珍兩廣總督潘旦巡按御史

余光相繼諫皆不納後遣毛伯温往卒撫降之郭勛為
祖英請配享冑疏爭帝欲祀獻皇帝明堂配上帝冑力
言不可帝大怒下詔獄拷掠削籍歸遇赦復冠帶卒隆
慶初贈右都御史冑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有執
持為嶺南人士之冠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正德中歷官山
東僉事分巡兖州賊劉七等猝至有備不敢攻引去掠
曲阜珍奏徙縣治而城之遷福建副使湖廣左布政使

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累遷兵部左侍郎時議諫討安南珍上疏諫曰陳暠莫登庸皆弑逆之賊黎寧與其父譓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當討何獨徇寧請為左右且其地不足郡縣置叛服無與中國今北敵日蕃聨帳萬里烽警屢聞顧釋門庭防遠事瘴蠻非計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聲言進討檄數登庸罪赦其脅從且令黎寧合勦賊父子不擒則降何必勞師帝責珍撓成命褫職歸尋以恩詔復官致

仕珍廉直有行誼中外十餘薦皆報寢卒贈右都御史

珍族子旦字希周弘治十八年進士知漳州郃武三遷

浙江左布政使斥羨金不取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數平巨寇累遷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冬以兵

部左侍郎提督兩廣軍務詔起復毛伯温討安南旦行

過其里語之曰安南非門庭寇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

間少緩師期俟其間命求款因撫之可百全也旦抵廣

適安南使至馳疏言莫登庸之簒黎氏猶黎氏之簒陳

氏也朝廷將興問罪師登庸即有求貢之使何嘗不畏
天威乞容臣等觀變待彼國自定若登庸奉表獻琛於
中國體足矣豈必窮兵萬里哉章下禮兵二部族父珍
適以言得罪尚書嚴嵩張瓚絀旦議不用會伯温入都
見旦疏不悦言總督任重宜擇知兵者遂改旦南京兵
部以張經代之未行引疾乞休語侵伯温帝怒勒致仕
將還吏白例支庫金為道里費旦笑曰吾不以妄取為
例卒贈工部尚書旦上書半歲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亦

言黎氏魚肉國君在陳氏爲賊子抗拒中國在我朝爲亂魁令失國或天假手登庸以報之也自宋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莫欲興黎氏勢必不能臣已遣官責其修貢道里懸遠往復陳請必失事機乞令臣便宜從事帝以光疏中引五季六朝事下之兵部咎光輕率奪其俸無何光進鄉試録禮部尚書嚴嵩摘其誤奏之被逮削籍光江寧人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正德九年進士楊一清爲吏部數

召中應言官試不赴及授工部主事武宗自稱大慶法王建寺西華門內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中拜官三月即抗疏曰曩逆瑾竊權勢焰薰灼陛下既悟誅之無赦聖武可謂卓絕矣今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草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弊瑾既誅矣而善治一無可舉者由陛下惑異端故也夫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雜居今乃建寺

西華門内延止番僧日與聚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用
舍顛倒舉錯乖方政務廢弛職此之故伏望陛下翻然
悔悟毀佛寺出番僧妙選儒臣朝夕勸講攬大權以絕
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義子以正天下之
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諸事可次第
舉矣帝怒罪將不測以大臣救得免踰日中旨謫廣東
通衢驛丞王守仁撫贛州檄中參其軍事預平宸濠世
宗踐阼復故官未任擢廣東僉事再遷廣西提學副使

以身為教擇諸生高等聚五經書院五日一登堂講難三遷廣東右布政使忤總督及廵撫御史坐以不稱職當罷霍韜署吏部事稱中素廉節有才望當留會政府有不悅者降四川右叅政十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山東歲歉令民捕蝗者倍予穀蝗絶而饑者濟㑹劇盜闗繼光隣境攘其功中不與辯進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御史金燦按四川時嘗薦中中不謝燦憾之至是摭他事誣劾方議調用而中卒光宗時追謚莊介中守

官廉自廣西歸欲飯客貸米隣家米至又乏薪將以浴器爨會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別少學於同里楊珠既而擴充之沈潛邃密學者稱谷平先生門人羅洪先王龜年周子恭皆能傳其學中族人楷又傳洪先之學楷字邦正由舉人授湯溪知縣毋艱服闋補青田時倭躪東南楷積穀資守禦青田故無城倭至楷禦於沙埠倭不得渡乃以間築城倭又至登陴守日殺賊數人倭遁去改知昌樂亦以治行聞

歐陽鐸字崇道泰和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上書極論時政不報使蜀府王厚遺之不受歷工部郎中改南兵部出為延平知府毀淫祠數十百所以其材葺學宮司禮太監蕭敬家奴殺人置之法調福州議均徭曰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產民有產者無幾耳而徭則盡責之民請分民半役士大夫率不便巡按御史汪珊力持之議乃行嘉靖三年擢廣東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光禄卿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蘇松田不甚

相懸下者畆五升上者至二十倍鐸令賦最重者減耗米派輕齎最輕者徵本色增耗米隂輕重之賦乃均諸推收田從圩不從户詭寄無所容州縣荒田四千四百餘頃歲勒民償賦鐸以所清漏賦及他竒羨補之議傜役及裁郵置費凡數十百條民皆稱便還南京兵部侍郎進吏部右侍郎九廟災自陳去鐸有文學内行修潔仕雖通顯家具蕭然卒贈工部尚書謚恭簡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請命儒臣日講大學衍義孝宗嘉納之正德改元劉瑾等亂政諧請以瑾等誤國罪告先帝罪之勿赦瑾摘其譌字令對狀伏罪乃宥之帝命中官崔杲等往江南浙江織造杲等復乞長蘆鹽引諧再疏爭皆不聽諧當出理邊儲以工科掌印無人請俟行日遣官代署瑾遂中諧下詔獄廷杖斥為民旋榜為奸黨又誣以巡視十庫時缺布不奏復械至闕下杖之謫戍肅州瑾誅釋還鄉其黨猶用事竟不獲召嘉靖

元年復官未至除江西僉事轉河南管河副使命沿河植柳傍蓺葭葦有事採以爲埽總理都御史請推行之諸道歲省費鉅萬遷參政歷左右布政使皆在河南久之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疏言守令遷太驟宜以六年爲期言官忤旨當優容養病官才力堪任者毋終棄時南京御史馬剔等劾王瓊被逮而新例養病久者率不復收敘故諧以爲言又奏令天下差徭煩重既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户力士諸役乃編審里甲復

徵曠丁課及供億諸費乞皆罷免帝採納之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廟欲犯廣州為指揮李嶅所感邦瑞投水死折桂還所執指揮二人乞就撫諧居折桂等東莞編為總甲使約束其黨五百人為新民兵部以降賊羣聚恐乘隙為變令解散其黨已陽春賊趙林花等攻城與德慶賊鳳二全相倚為患諧討破百二十五砦帝曰諧功足録第前縱患者誰乃僅賚銀幣瓊山沙灣洞賊黎佛二等殺

典史諧復勦平為總督三年俘斬叅萬毋憂歸起兵部左侍郎九廟災自陳致仕歸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初謚莊敏孫大順字景熙嘉靖四十五年進士歷官福建右布政使司帑失銀吏卒五十人皆坐繫大順言於左使曰盜者兩三人耳何盡繫之為請為公治之乃縱因令跡盜果得真者終右副都御史廣西廵撫弟大臨字虞臣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吴時來劾嚴嵩大臨為定疏草時來下詔獄詰所共謀大臨不顧日餉之

藥物時來亦忍死無一言萬歷初累官吏部侍郎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僖大臨少應舉杭州隣婦夜奔拒之旦遂徙舍為人寬然長者而内持貞介不以勢利易大順子允淳與父同登進士終尚寶丞

潘塤字伯和山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性剛決彈劾無所避論諸大寮王鼎劉機甯杲陳天祥等多見納乾清宫災塤上疏曰陛下涖阼九年治效未臻災祥迭見臣願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

非儒術不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月之親不干政非汗馬之勞不濫賞臣聞陛下好戲謔矣臣以為入而內庭琴瑟鐘鼓人倫之樂不必遊離宮以為懽狎羣小以為快也出而外廷華裔一統莫非臣妾不必收朝官為私人集遠人為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以為南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迎庥佛於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土木矣臣以為誅奸遏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

師大武也不須邊將邊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店奚為闌闠駢闐內市安用阿房壯麗古以為金塊珠礫也况養豹乎金碧熒煌古以為塗膏釁血也况供佛乎是數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報聞十一年正月上書言陛下始者血氣未定禮度或踰今春秋已盛更絃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居桐處仁遷義不失中興漢武下輪臺之詔年已七十猶為令主况陛下過未浮於太甲悔又早於武帝何愆不可蓋何治不可建乎時欲毀

西安門外民居有所興作塤與御史熊相曹雷復切諫

皆不報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右都督毛倫以附劉瑾

論死削世廕倫嘗有德於錢寧恃為内援其子求復襲

塤等力爭寧從中主之寢其奏忽中旨命塤與吏科給

事中吕經各進一階外調舉朝大駭給事中邵錫御史

王金等交章請留不報遂添註塤開州同知嘉靖七年

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潞州巨盜陳卿據青陽山

為亂山西巡撫江潮常道先後討賊無功乃勅塤會剿

埧謀於道曰賊守險難以陣合諸路夾攻出不意奪其險乃可禽也遂分五哨三路入募土人為導首攻奪升腦賊悉衆爭險官軍奮擊大破之追奔至莎草嶺燬安陽諸巢山東副使牛鑾由潞城入破賊李莊泉其夕河南副使翟瓚擣卿巢卿敗走瓚追敗之欒莊山又敗之神河山西僉事陳大綱亦屢蹙賊先後降二千三百餘人自進兵至搜滅賊巢凡二十九日捷聞帝將大賚遣給事中夏言往覈未報河南大饑埧不以時振而河南

知府范鏓不待報輒開倉發粟民德而頌之塤怨聲大
起流聞禁中帝切責撫按匿災狀塤惶恐引罪且歸罪
於鏓遂為給事中蔡經等所劾詔罷塤永不敘用言叢
上平賊功塤為首桂蕚惡之但賚銀幣年八十七卒呂
經字道夫陝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九年乾清宮災經上疏極論義子番僧邊帥之害屢遷
吏科都給事中復極論馬昂女弟入宮事又劾方面最
貪暴者四人羣小咸惡遂謫蒲州同知又以事忤中官

黄玉誣劾繫獄世宗即位擢山東叅政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册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趣過當諸軍詣經乞罷役都指揮劉尚德叱之不退經呼左右榜訴者卒遂爭毆尚德經竄花馬寺幽室中亂卒毁府門火均徭册搜得經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詔經還朝都指揮袁璘將尅諸軍草價為辦裝乎復執經裸而寘之獄虐辱之脅

鎮守中官王純等奏經十一罪帝逮經亂卒復寘官校於獄久之始解經下詔獄謫戍茂州數年釋還隆慶初復官卒亂卒為曾銑所定見銑傳

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正德三年進士殿試對策歷詆闕政授刑部主事劉瑾凡死百官往弔重不往張銳錢寧掌廠衛連構搢紳獄重皆力與爭銳等假他事繫之獄贖杖還職仍停俸再還郎中歷四川雲南提學副使還浙江按察使未上嘉靖六年春拜右僉都御史巡撫

應天會試甸土酋安銓鳳朝文反廷議以重諳滇事乃改雲南初武定土知府鳳詔母子坐事留雲南朝文紿其衆言詔已戮官軍將盡滅其部黨以故諸蠻悉從為亂攻圍會城重督兵擊敗之而遣詔母子還故地其黨愕相率歸之朝文計窮絶普渡河走追兵至䃢焉銓逃尋甸故巢官軍攻破其砦執銓賊盡平乃散其黨二萬人還尋甸府於鳳梧山下更設守禦千户所重推功於前撫臣傅習並進秩任子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養諸

酋相讐殺各訐奏於朝下重等勘覆遣參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遍歷諸蠻譬以禍福皆還侵地供貢如故重列善後數事悉報可賜璽書褒諭重乃郵創殘振貧乏輕徭賦規畫鹽鐵商稅屯田諸務民咸便之雲南歲貢金千兩費不貲大理太和蒼山產奇石鎮守中官遣軍匠攻鑿山崩壓死無算重皆疏罷之浮費大省當是時鎮守太監杜唐黔國公沐紹勛相比為奸利長史不敢問羣盜由此起重疏言盜率唐紹勛莊户請究主者

又奏紹勛任千戶何經廣誘奸人奪民產唐役占官軍歲取財萬計因極言鎮守中官宜革帝頗納其言頻下詔飭紹勛命唐還京待勘二人懼且怒遣人結張璁謀去重會重奉命清異姓冒軍弊都司久未報給餉後期唐等遂嗾六衛軍譁於軍門巡按御史劉臯以聞劾重及唐紹勛處置失當璁從中主之解重職責臯黨庇調外任唐紹勛不問都給事中夏言等抗章曰以軍士譟罪撫按紀綱謂何況重奉詔非生事臯言唐紹勛罪與

重等令處分失宜無以服天下頃年士卒驕悍相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甘肅大同福州保定事變屢見失令不治他日當事之臣以此為諱專務姑息孰肯為陛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怒奪言等俸重罷歸在道聞御史王化劾其為桂萼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録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乞褫職又言得詔勛所遣百户丁鎮私書知行賄張璁乞其覆護璁奸佞不宜在左右璁疏辨帝以重失職怨望黜為民重以梟被

謫言等奪俸皆由巳致之復疏乞重譴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巳除名置不問重家居二十餘年言者屢薦竟不復召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年十四為諸生讀書黌舍躬執爨提學御史顧潛俾受學於崔銑登正德九年進士擢御史巡鹽河南錢寧遣人牟鹽利裳禁不予巡按山東前御史王相忤鎮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裳抗疏直相劾鑑八罪帝還自宣府裳請下罪巳詔新庶政以結人

心不報山東大水淹城武單二城以裳言命相地改築帝幸南都久裳極陳小人熒惑之害出為鞏昌知府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遷浙江副使日啜菜羹妻操井臼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製衣一襲為壽父亦拒不納三遷至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數條上方略外艱歸久不起帝南巡謁行在命以故官總理河道迎章聖太后梓宮冒暑卒隆慶中追贈户部右侍郎謚端簡

陳察字元習常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昌推官正德初擢南京御史尋改北劉瑾既誅武宗猶日狎羣小察偕同官請務講學節嗜欲勤視朝語甚切直以養親歸家居九年始赴補會帝將親征宸濠察請無行而亟下罪已詔忤旨奪俸一年諭羣臣吏諫必置極典俄巡按雲南助巡撫何孟春討定彌勒州以功增秩世宗即位疏言金齒騰衝地極邊徼既統以巡撫總兵又有監司守備分轄無事鎮守中官因劾太監劉玉都督沐崧

罪詔並罷還嘉靖初按四川請罷鎮守中官不聽帝親鞫楊言落其一指案大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言命不忍言獨死帝目攝之案不為動退具疏申理且請下王邦奇於獄直聲震朝野巡視京營與給事中王科極陳武定侯郭勛貪橫狀擢南京太僕少卿疏辭因請召前給事中劉世賢等二十餘人帝怒責以市恩要名貶遠方雜職給事中王俊民鄭一鵬論救皆奪俸案補海陽教諭累遷山西左布政使入為光祿卿十二年以僉都

御史巡撫南贛居二年乞休因薦前都御史萬鏜大理卿董天錫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請從其言帝奪部臣俸責察徇私妄舉斥為民察居官廉既歸敝衣糲食而已

孫懋字德夫慈谿人正德六年進士授浦城知縣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御史張經寧波知府翟唐忤奄人被逮懋偕同官論救織造太監史宣誣主事王鑾知縣胡守約下之詔獄懋言宣妄言御賜黃棍聽撻死官吏脅主簿孫錦死令又誣守職臣乞治宣罪還鑾守約故任未

幾復偕諸給事言臣等屢建白不擇可否一槩留中萬一奸人陰結黨類公行阻遏朝有大事陛下不聞大臣不知禍可勝言皆不報已又劾罷鹽法侍郎薛章請黜太僕少卿馬陟留御史徐文華召還謝遷韓文孫交張原周廣高公韶王思等罷游畋射獵復御朝常儀還久留邊兵汰錦衣冗官諸疏皆侃侃江彬導帝巡幸懋言彬鳥桀憸邪挾至尊出居庸無大臣保護獨處沙漠將半載兩宮違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

彬一日為宗社一日憂乞立賁重典時中外章奏帝率不省視規主闕者往往得無罪一觸權倖禍立至人皆為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娛樂亦不之見也請回鑾諫南幸懋皆與宸濠反帝在南都懋從行請急定平賊功賞既又數請還京率同官伏闕皆不省世宗即位疏薦建言貶謫諸臣周廣范輅等二十人皆召用劾南京祭酒陳霽太常卿張道榮皆罷未幾言謝遷韓文起用乞倣宋起文彥博故事不煩職務大禮大政時令參預必有

禆新政帝雖善之不能用出為廣東參議遷副使嘉靖四年有錦衣官校偵事廣東慭與按察使張祐疑其偽執之事聞逮下詔獄謫藤縣典史屢遷至廣西布政使十六年入為應天府尹坐所進鄉試錄忤旨致仕卒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進士除靈壁知縣以能調嘉定七年擢御史巡按陝西秦府豪占民產儀悉奪還民延綏大饑朝命陝西布政使胡忠為巡撫儀論罷之已巡按河南趙府輔國將軍祐椋招亡命殺人劫敓

積十餘年莫敢發儀偕廵撫吳山奏之奪爵禁錮會儀出為蘇州知府甫三月祐㮰潛入都奏儀㨿摭并訐都御史毛伯温以私憾入已罪且言臣嘗建醮祈皇嗣為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㮰罪而恱其建醮語為遣使覆按解儀伯温任下天民獄使者奏儀不誣第祐㮰罪在赦前宜輕坐帝終憐祐㮰受已竟復其爵除儀名伯温山天民皆得罪終嘉靖世多以誹謗齋醮獲重禍由祐㮰訐奏始儀去蘇州士民走闕下乞留

帝不許旣而薦起知撫州蘇州士民復走闕下乞還儀至再不報歸愬於巡撫侯位位以聞帝乃許之至則歎曰蘇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淆無可考何以定賦乃履畝丈之使縣各為籍以八事定田賦以三條核稅課徭役雜辦維均治為知府第一進浙江副使飭蘇松常鎮兵備時巡撫歐陽鐸均田賦儀佐之以治蘇者推行於旁郡坐與撫江王學夔討賊敗績停俸戴罪未幾殪賊江中進秩一等遷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寇抵清源城

儀洞開城門寇疑引去按行所部築城郭積糗糧榆次平定間遂皆有城二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寇入龍門總兵官郤永等敗之儀進右副都御史尋以築邊垣賚銀幣寇自萬全右衛入游騎犯完唐奪俸二級考察拾遺貶一官已勘上失事罪貶秩如初久之除肅州兵備副使協巡撫楊博徙哈密遺種於境外稍遷右參政復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行諳達犯京師詔儀馳鎮通州仇鸞部卒掠民貲捕笞之枷市門外鸞

訴於帝逮訊斥為民卒隆慶初子緘訟寃復官賜䘏緘官按察使分巡遼陽以知兵名王學夔安福人正德時以吏部主事諫南廵跪闕下受杖嘉靖初奏請裁戚畹又申救言官歷考功文選郎中廉謹為時所稱嘗撫治鄖陽有偽稱皇子者諸司議用兵學夔曰妄豎子耳盜捕致之辟累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隆慶萬歷間存問者再年九十四卒贈太子少保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

禮科給事中時四方銀場得不償費且爲盜窟鈞奏罷之鈞剛廉疾俗首劾罷參賛尚書劉龍已劾翊國公郭勛禮部尚書嚴嵩未幾劾工部侍郎蔣淦延綏巡撫趙錦最後劾罷操江都御史柴經直聲震一時出爲雲南副使兩司詣黔國公率廷謁鈞始正其禮且釐還所侵麗江民地遷四川參政黔寇亂撫定之屢遷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帝憂之趣上方略鈞請濬劉伶臺至赤

宴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黄河口增高家堰長堤繕新莊等舊牐閱數月工成進工部右侍郎治河四年入為南京刑部右侍郎久之乞歸家居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贊曰鄭岳等居官歷著風操箴主闕抑近倖本末皆有可觀斤斤奉職所至以治辦聞殆列卿之良歟唐胄論安南切於事理歐陽鐸之均田賦惠愛在民令久於其任幾與周忱比矣

明史卷二百三

明史卷二百三考證

鄭岳傳以災異陳刑獄失平八事　臣黄壽齡按以災異陳刑獄失平八事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鄭岳傳寧夏總兵官仲勛行賄京師御史聶豹以風聞論岳岳自白　臣黄壽齡按仲勛行賄及聶豹風聞論岳史未詳原委考獻徵録仲勛行賄求調為東廠

捕追金幣勛嘗失事被岳劾禮帖獨無岳名言官風
聞論之岳因自白謹識

劉玉傳玉陳修省六事　臣黄壽齡按六事史未詳載
考識大録云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屬庶官擇内侍
攘外禍武宗嘉之謹識

唐冑傳移山東　臣黄壽齡按王宏誨所撰唐冑神道
碑冑廵撫山東冑方尋黄河故道以疏三郡水災
覈通省荒田給民牛種墾之為世世永利未就而陞

南京户部右侍郎史未之載謹附識

潘珍傳遷福建副使　臣黄壽齡按韓邦奇所撰潘珍墓誌銘云珍遷福建副使時捕禽劇寇三百餘有白金紵絲之賜史未之載謹附識

李中傳御史金燦按四川時嘗薦中中不謝燦憾之至是摭他事誣劾　臣黄壽齡按金燦誣劾李中考羅洪先所撰李中行狀時公卿多懷怨忌故其誣得行但亦未詳何事耳謹識

潘墳傳 呂經附 又劾方面最貪暴者四人 臣黄壽齡

按經劾方面最貪暴者四人史未詳其姓氏後文王

純奏經十一罪亦未臚列他書皆無可考謹識

歐陽重傳鋭等假他事繫之獄 臣黄壽齡按羅洪先

所撰歐陽重墓誌云重於田崑扈仁李穩余祜樊凖

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即嚴㫖切責不為動鋭不勝忿

故以他事中之亦未詳所中何事謹識

朱裳傳前御史王相忤鎮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

臣黄壽齡按王相被誣黎鑑被劾史亦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朱裳傳臣願以不肖軀易言命不忍言獨死　臣黄壽齡按王邦奇罷千户不得志因誣大學士費宏等揚言糾邦奇反下獄故察有不忍言獨死云云並請下邦奇于獄也事詳獻徵録謹識

孫懋傳太監史宣誣主事王鑾知縣胡守約詔下之獄　臣黄壽齡按王鑾胡守約被誣及俊文陳霽張道

榮被劾史俱未詳何事他書皆無可考謹識闕疑

王儀傳朝命陜西布政使胡忠為巡撫儀論罷之 臣黄壽齡按儀論罷胡忠史未詳何事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王儀傳以八事定田賦以三條核税課 臣黄壽齡按八事三條史未詳載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明史卷二百三考證

明史卷二百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九十一

楊選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倜儻多權畧自為諸生即習武事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有重囚越獄人莫敢攖九疇挺槊逐得之遂以武健名正徳初録囚南畿忤劉瑾謫陽山知縣瑾敗復故官歴郎中遷肅州兵備副使總督彭澤之賂土魯番也遣哈密都督沙呼實往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棱為乃練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敵沙呼實果通

賊番酋蘇勒坦莾肅爾犯嘉峪關遊擊芮寧敗死尋遣沙木斯巴等以駞馬乞和而隂遣書沙呼賓及其姻黨烏嚕斯喀勒沙卜塔等俾内應九疇知賊計執烏嚕斯哈勒及沙木斯巴付獄通事毛鑑等守之鑑等故與通欲縱去衆番皆伺隙為變九疇覺之僇鑑等賊失内應遂扳帳走兵部尚書王瓊惡澤并坐九疇失事罪逮繫法司獄以沙卜沓繫死為罪除其名世宗即位起故官俄進陜西按察使居數月甘肅總兵官李隆嗾部卒毆

殺巡撫許銘焚其屍乃擢九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按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鎮言額軍七萬
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詔可嘉靖三年蘇
勒坦莽肅爾復以二萬餘騎圍肅州九疇自甘州晝夜
馳入城射賊多死已又出兵擊走之其分掠甘州者亦
爲總兵官姜奭所敗論功進副都御史賚金幣九疇上
言番賊敢入犯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商販使得稔虛實
也沙呼實逆謀已露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邉之寇

為來享之賓邊臣怵利害拱手聽命致內屬番人勾連接引以至於今今即不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當效光武絶西域之計先後入貢未歸者二百人宜安置兩粤其謀逆有迹者加之刑僇則賊內無所恃必不復有侵軼倘更包含隱忍恐河西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也事下總制楊一清頗採其議四年春致仕歸初土魯番敗遁都指揮王輔言蘇勒坦莽肅爾及牙木蘭俱死於礮九疇以聞後二人上表求通貢帝怪且疑而番人

先在京師者為蜚語言肅州之圍由九疇激之帝益信
會百戶王邦奇訐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吏部尚書桂
萼等欲緣九疇以傾澤因請許通貢而追治九疇激變
狀大學士一清言事已前決帝不聽逮下詔獄刑部尚
書胡世寧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世寧乃
上疏為訟寃曰番人變詐妄騰謗讟欲害我謀臣耳夫
其畜謀内寇為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約内應非
九疇先幾奮僇且近遣屬夷却其營帳遠交衛拉特擾

其窟巢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為文臣有勇知兵忘身殉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下卒妄報以莽肅爾等為已死則其罪有不免耳已法司具獄亦如世寧言帝卒中䇿等言謫戍極邊居十年赦還

翟鵬字志南撫寧衛人正德三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衛輝知府調開封擢陝西副使進按察使性剛介歷官以清操聞嘉靖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寧夏時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竝羸老不任兵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鵬至盡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歲大侵請於朝以振坐寇入停俸復坐劾總兵官趙瑛失事為所許奪職歸二十年八月諳達入山西內地兵部請遣大臣督軍儲因薦鵬乃起故官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餉鵬馳至諳達已飽去丙濟農軍復寇汾石諸州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

寇退乃名還明年三月宣大總督樊繼祖罷除鵬兵部右侍郎代之上疏言將吏遇被掠人收近塞宜多方招徠殺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軍遏敵雖無功竟賴以安者當録若賊衆我寡奮身戰雖有傷折未至殘生民者罪當原於法俘馘論功損挫論罪乃有摧鋒陷陣不暇斬首而在後掩取者反積級受功有逡巡觀望幸茍全而力戰當先者反以損軍治罪非戎律之平帝皆從其議會有降人言寇且大入鵬連乞兵餉帝怒命革職閒

住因罷總督官不設鵬受事僅百日而去其年七月諳達復大入山西縱掠太原潞安兵部請復設總督乃起鵬故官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廵撫以下竝聽節制鵬受命寇已出塞即馳赴朔州請調陜西薊遼客兵八支及宣大三關主兵兼募土著選驍鋭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攻脫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邀擊其困歸帝從之鵬乃浚壕築垣修邊牆三百九十餘里增新墩

二百九十二護墩堡一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疏請東自平刑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偏關寇攻牆戍兵拒游兵出關夾攻此守中有戰東大同西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宣大三關間各設勁兵兩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張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且命自今遇敵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即斬總兵官以下先

取死罪狀奏請先是鵬遣千戶浩爾齊率兵三百哨至豐州灘不見寇復選精鋭百遠至豐州西北遇牧馬者百餘人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還未入塞寇大至官軍饑憊盡棄所獲奔鵬具實陳狀帝以將士敢深入仍行還賞舊例兵皆團操鎮城聞警出戰自邊患熾每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鵬請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謂之擺邊九月中還鎮遂著為令二十三年正月帝以去歲無寇為將帥力降敕奬鵬賜以襲衣至三月諳達

寇宣府龍門所總兵官郤永等却之斬五十一級論功
進兵部尚書帝倚鵬殄寇錫命屢加所請多從而責效
甚急鵬亦竭智力然不能呼吸應變御史曹邦輔嘗劾
鵬鵬乞罷弗允是年九月蘇州巡撫朱方請撤諸路防
秋兵兵部尚書毛伯温因併撤宣大三關客兵諳達遂
以十月初寇膳房堡為郤永所拒乃於萬全右衛毁牆
入由順聖川至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帝
大怒屢下詔責鵬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

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御史楊本深劾鵬逗遛致賊震畿輔兵科戴夢桂繼之遂遣官械鵬而以兵部左侍郎張漢代鵬至下詔獄坐永戍行至河西務為民家所窩告鈔關主事杖之廠衛以聞復逮至京卒於獄人皆惜之初鵬在衛輝將入覲行李蕭然通判王江懷金遺之鵬曰豈我素履未孚於人耶江慙而退其介如此隆慶初復官張漢鍾祥人代鵬時寇已出境乃命翁萬達總督宣大而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東諸軍漢條上選將

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請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
得斬大將人知退怯必死自爭赴敵帝不欲假臣下權
惡之兵部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帝令再議部臣乃言
漢議皆當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合帝姑報可會考察
拾遺言官劾漢剛愎遂械繫詔獄謫戍鎮西衛後數年
邊警御史陳九德薦漢帝怒斥九德為民漢居戍所二
十年卒隆慶初贈兵部尚書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衛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澧州知

州坐事改國子助教歷戶部郎中監通州倉歷知衛輝淮安二府織造中官過淮繼魯與之忤誣逮至京大學士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不悅改補黎平擢湖廣提學副使進山西參政數繩宗藩暨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擁馬發其裝敝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遷陝西右布政使二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代楊守謙巡撫山西繼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總督都御史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兵并力守大同外邊帝報可繼魯抗

章爭言紫荊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寧武偏頭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洞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荊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荊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耶况自偏頭寧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為山西長邊自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為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為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為山西緊邊論長邊則

大同為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為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闥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尚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内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余師在外强寇内侵即紫荆倒馬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悦上疏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

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悞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不從下廷議廷臣請如萬達言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言亦惡繼魯不爲地遂逮下詔獄瘐發於項瘐死繼魯爲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冀有所設施遽以非罪死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寃者即前奪視其粟者也穆宗即位贈兵部左侍郎賜祭葬廕一子謚清愍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自爲諸生以才自豪嘉靖八年成

進士授長樂知縣徵為御史廵按遼東遼陽兵變執辱都御史呂經銑時按金復急檄副總兵李鑑罷經苛急事為亂軍乞赦經罷趨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辱經其月撫順卒亦縛指揮劉雄父子會朝廷遣侍郎林庭㭿往勘亂卒懼遼陽倡首者趙劓兒潛詣廣寧與蠻兒合謀欲俟鎮城官拜表集衆亂為總兵官劉淮所覺計不行復結死囚欲俟庭㭿至閉城門為變而銑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為惡者姓名密授諸將劓兒等數十人同

日捕獲鈗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辱命臣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為亂今首惡宜急誅乃名還庭榻命鈗勘實悉斬諸首惡縣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鈗大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諳達數入内地鈗請築臨清外城工畢進副都御史居三年改撫山西經歷寇不犯邊朝廷以為功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二十五年夏以原官總督陜西三邊軍務寇十萬餘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鈗率兵數千駐塞門

而遣前參將李珍擣寇巢於馬梁山陰斬首百餘級寇聞之始遁捷奏賚銀幣既而寇屢入游擊高極死焉副總兵蕭漢敗績銳疏諸將罪治如律時套寇牧近塞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採銳方築塞慮為所擾乃選鋭卒擊之寇稍北徙以輕騎入掠銳復率諸軍驅之遠徙參將李珍及韓欽功為多詔增銳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銳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圖所報稱念寇居河套久為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

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濟農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為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槀春寒陰雨壞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

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擣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頼也遂條八議以進是時銑與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邉營東至黄甫川一千五百里築邉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竝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報曰賊據套為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邉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上方略予修邉費二十

萬鋭乃劾銳而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爲難久不會奏銳怒疏請於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銳同銳遂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獻營陣八圖竝優旨下廷議廷臣見上意向銳一如銳言帝忽出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銳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初銳建議時輔臣夏言欲倚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及是大駭請帝自裁斷帝

命刋手詔徧給與議諸臣時嚴嵩方與言有隙欲因以傾言乃極言套必不可復陰詆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旋復顯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預聞兵部尚書王以旂會廷臣覆奏遂盡反前説言套不可復帝乃遣官逮銑出以旂代之責科道官不言悉杖於廷停俸四月帝雖怒銑然無意殺之也咸寧侯仇鸞鎮甘肅時以阻撓為銑所劾逮問嵩故雅親鸞知銑所善同邑蘇綱者言繼妻父綱與銑言嘗交關傳語乃代鸞獄中草疏

誣銑掩敗不奏尅軍餉鉅萬遣子淳屬所親蘇綱賂當
途其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下淳綱詔獄給事
中齊譽等見帝怒銑甚請早正刑章帝責譽黨奸避事
鐫級調外任及銑至法司比擬邊帥失陷城砦者律帝
必欲依正條當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即日
行刑銑既死言亦坐斬而鸞出獄銑有膽略長於用兵
歲除夜猝命諸將出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
賂鈴卒求緩於銑妾銑斬鈴卒以徇諸將不得已丙夜

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翼日入賀畢前請故銑笑曰見烏鵲非時噪故知之耳皆大服銑廉既歿家無餘貲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訟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識與不識痛悼至今詔贈兵部尚書謚襄愍萬歷中從御史周磐請建祠陜西李珍者故坐事失官銑從徒中録用復積戰功至參將銑既被誣詔遣給事中申价等往覈因幷劾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爲銑爪牙下之詔獄逮及廵撫謝蘭張問行御史盛唐副總兵李琦

等皆斥罰勒淳綱贓卹陣亡軍及居民被難者銑嘗檄府衛銀三萬兩製車仗亦責償於淳且酷刑拷珍令其實對餉行賂事幾死卒不承淳用是免珍竟論死世威震讁戍其後諳達歲入寇帝卒不悟輒曰此銑欲開邊故行報復耳

丁汝夔字大章霑化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初授禮部主事爭大禮被杖調吏部累官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歷撫保定應天入為左

副都御史坐事調湖廣參政復以故官撫河南歷吏部左右侍郎二十八年十月拜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條上邊務十事皆報可當是時諳達歲寇邊羽書疊至天子方齋居西内厭兵事而大學士嚴嵩竊權邊帥率以賄進疆事大壞其明年八月甲子諳達犯宣府諸將拒之不得入汝夔即上言寇不得志於宣府必東趨遼薊請敕諸將嚴為備潮河川乃陵京門户宜調遼東一軍赴白馬關保定一軍赴古北口從之寇果引而東駐大興

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大同總兵官仇鸞知之率所部馳至居庸南順天廵撫王汝孝駐薊州誤聽諜者謂寇向西北汝夔信之請令鸞還大同勿東詔俟後報及興州報至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未幾寇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薄闗城總兵官羅希韓盧鉞不能却汝孝師大潰寇遂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義城聞保定兵駐城内乃觧而南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駐河東孤山分剽昌平三河犯諸帝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

戒嚴名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定西侯蔣傳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而以錦衣都督陸炳禮部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廵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汝䕫委用汝䕫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經畧通州涿州且釋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從之然是時冊籍皆虛數禁軍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

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
主庫奄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
方應武舉諸生乘城且大頒賞格仇鸞與副將徐珏游
擊張騰等軍白河西楊守謙與副將朱楫等軍東直門
外諸路援兵亦稍集議者率謂城內虛城外有邊兵足
恃宜移京軍備內釁汾夔亦以為然遂量掣禁軍入營
十王府慶壽寺前掌營務者成國公朱希忠恐以兵少
獲譴乃東西抽掣為掩節計士疲不得息出怨言而莫

曉孰爲調者則爭詈汝夔鷙兵無紀律掠民閒帝方眷
鸞令勿捕汝夔亦戒勿治鸞兵民益怨懟寇游騎四出
去都城三十里及辛巳遂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
騎駐安定門外教場明日大營薄都城分掠西山黄村
沙河大小榆河畿甸大震初寇逼通州部所遣偵卒出
城不數里道遇傷者輒奔還妄言誑汝夔旣而言不讎
汝夔弗罪也募他卒偵之復如前以故寇衆寡遠近皆
不能知宣府總兵官趙國忠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

孳姚晃山西游擊羅恭等各以兵入援營玉河諸處詔兵部核諸鎮兵數行賞賚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閧變即赴未齎糗糧制下犒師牛酒無所出越二三日援軍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為言帝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帝乃許癸未羣臣昧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帝怒文武臣不任事尤怒汝夔吏部因請起楊守禮劉源清史

道許論於家汝夔不自安請督諸將出城戰而以侍郎謝蘭署部事帝責其推委命居中如故寇縱横内地八日諸軍不敢發一矢寇本無意攻城且所掠過望乃整輜重從容趨白羊口而去方事棘帝趣諸將戰甚急汝夔以咨嵩嵩曰塞上敗或可掩也失利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諸將亦益閉營寇以此肆掠無所忌既退汝夔蘭及户工尚書李士翱胡松侍郎駱顒孫禬皆引罪命革士翱職停松俸

俱戴罪辦事侍郎各停俸五月而下汝夔獄帝欲大行
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
見帝怒甚竟不敢言給事御史劾汝夔禦寇無策帝責
其不早言奪俸有差趣具獄怒法司奏當緩杖都御史
屠僑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
刑科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斥侃爲民坐汝夔
守備不設即日斬於市梟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
汝夔臨刑始悔爲嵩所賣方廷訊時職方郎王尚學當

從坐汝夔曰罪在尚書郎中無預得減死論戍比赴市問左右王郎中免乎尚學子化適在旁謝曰荷公恩免矣汝夔歎曰汝父勸我速戰我為政府悞汝父免我死無恨聞者為泣下隆慶初復官汝夔既下獄并逮汝孝希韓鉞寇未盡去官校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遠不可卒至比逮至論死帝怒漸解而汝孝復以首功聞命俱減死戍邊

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父志學字遜夫弘治六年進士

巡撫大同寧夏邊人愛之累官刑部尚書卒謚康恵守
謙登嘉靖八年進士授屯田主事改職方歷郎中練習
兵計出為陝西副使改督學政有聲就拜參政未任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上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
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因薦副使張鎬為提調牛種取
給本土帝稱為忠即報可俄移撫延綏請久任鎬終其
事其後二年營田大興計秋穫可當帑銀十萬邊關穀
價減十五守謙薦鎬可大用且言延綏安定諸邊可如

例户部請推行之九邊帝悅命亟行之録守譙鎬功守譙未去延綏而鎬已廵撫寧夏矣守譙至延綏言激勸軍士在重賞令斬一首者陞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已薄又文移察勘動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宣大事棘稍加賞格請倍增其數鎮廵官驗明即給益增級襲廕有官者利之窮卒凱賞而已兵部以為然定斬首一級者與五十兩著為令以前山西修邊功增俸一級賜金幣有加請給新設游兵月餉發倉儲貸饑卒皆

報許二十九年進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兼督紫荆諸關
去鎮之日傾城號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未幾諳達入
寇守謙率師倍道入援帝聞其至甚喜令營崇文門外
會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亦各以兵至人心稍安
寇游騎散掠枯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守謙及楫等兵
移營東直門外詔同仇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機
戰守寇薄都城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郤帝拜
鸞大將軍進守謙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内外諸軍事

鸞時自孤山還至東直門觀望斬死人首六級報功守
謙孤軍薄諳達營而陣無後繼不敢戰帝聞不悅而尚
書丁汝夔慮喪師戒勿輕戰諸將離城遠見守謙不戰
亦堅壁輒引汝夔及守謙為辭流聞禁中帝益怒初寇
抵安定門詔守謙與桐等合擊莫敢前守謙亦委無部
檄第申儆備寇遂燬城外廬舍城西北隅火光燭天内
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稱將帥為文臣制故寇得至此
帝怒曰守謙擁衆自全朕親降旨趣戰何得以部檄為

解寇退遂執守謙與汝夔廷鞫之坐失悞軍機即日戮於市守謙臨刑時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邊陲吏士知守謙死無不流涕者守謙坦易無城府馭下多恩意守官廉位至開府蕭然若寒士然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悞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隆慶初贈兵部尚書謚恪愍

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嘉靖二年進士授豐城知縣始

為築城捕境内盜幾盡擢兵科給事中京察竣復命科道互相劾被謫鹽城縣丞三遷刑部郎中出為廣東僉事撫海南叛黎巢增秩賜金幣累官山東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諸關慮諳達内侵疏請重根本護神京居四年名理院事諳達果大舉薄都城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以大節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命便宜募壯士屢條上軍民急務比寇退復命兼管民兵經略京城内外訓

練鼓舞軍容甚壯擢右副都御史經略如故所募民兵已四千請以三等授餉上者月二石其次遞減五斗帝亟從之仇鸞為大將軍盡統中外兵馬惡大節獨為一軍不受其節制欲困之乃請畫地分守以京師四郊委大節大節言臣雖經略京城實非有重兵專戰守責者也京城四郊利害鸞欲專以臣當臣節制者止巡捕軍鸞又頻調遣奸宄猝發誰為捍禦哉所爭甚晰而帝方寵鸞不欲人撓其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詔獄法司

希旨當大節斬嚴嵩言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
韋赦其死戍極邊亦不聽時三十年四月也明年八月
竄死大節故部曲石鏜孫九思等數百人伏闕訟寃章
再上兵部侍郎張時徹等言大節為逆竄掣肘以抵於
法乞順羣情赦之帝怒鐫時徹二秩明年竟卒於獄隆
慶初復故官贈兵部尚書謚端愍
王忬字民應太倉人父倬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謹厚稱
忬登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遷御史皇太子出閣疏

以武宗居青宮為戎又劾罷東廠太監宋興出視河東鹽政以疾歸已起按湖廣復按順天二十九年諳達大舉犯古北口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盡徙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果大至不得渡遂壁於河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方厲士乘城還奏帝大喜副都御史王儀守通州御史姜廷頤劾其不職忬亦言儀縱士卒虛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帝立命逮儀而超擢忬右僉都御史代之寇

退忬請振難民築京師外郭修通州城築張家灣大小二堡置沿河敵臺皆報可尋罷通州易州守禦大臣召忬還三十一年出撫山東甫三月以浙江倭寇亟命忬提督軍務廵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先後上方畧十二事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寛又奏釋參將尹鳳盧鏜繫賊犯温州克寛破之其據昌國衛者為大猷擊退而賊首汪直復糾島倭及漳泉羣盗連巨艦百餘蔽海至濵海數千里同告警上海及南匯吳淞乍浦蓁嶼諸所皆

陷蘇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留內地三月飽而去忬乃言將士逐燬其船五十餘艘於是先所奪文武將吏俸皆得復尋以給事王國禎言改巡撫忬方視師閩中賊復大至犯浙江盧鏜等頻失利御史趙炳然劾其罪帝特宥忬忬因請築嘉善崇德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城而恤被寇諸府時已遣尚書張經總督諸軍大同適中寇督撫蘇祐侯鉞俱被逮乃進忬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秋防事竣就加兵部右侍郎薊遼

總督楊博還朝即移忬代之尋進右都御史忬言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阻今薊鎮畫地守請去他郡防秋馬兵八千易之以步歲省銀五萬六千餘兩從之諳達蘇十餘萬騎深入廣寧諸處總兵官殷尚質等戰歿忬停俸三月未幾達喇蘇復以十萬騎屯青城分遣精騎犯一片石三道關總兵官歐陽安拒却之事聞賚銀幣巴圖爾等犯遷安副總兵蔣承勛戰死降忬兵部侍郎留任初帝寵忬才甚眷之及所部屢失事則以為不足辦

寇諭嚴嵩與兵部計防守之宜嵩奏流河口邊牆有缺故寇乘之入宜大修邊牆且令忬選補額兵操練戰守不得專恃他鎮援兵部條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詔責忬赦其罪實主兵減客兵如議於是練兵之議起時寇別部入瀋陽有鄉兵金仲良者禽其長陶賚忬賚銀幣官仲良三級防秋畢復忬官尋復用瀋陽却寇功廕一子已而寇復入遼陽副總兵王重祿敗績御史周斯盛以聞帝置忬不問治他將吏如律初帝從楊博言命薊鎮

入衛兵聽宣大調遣忬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護陵京奈何聽調發帝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遇防秋輒調他鎮兵兵部詳議以聞部臣言薊鎮額兵多缺宜察補乃遣郎中唐順之往覈還奏額兵九萬有奇今惟五萬七千又皆羸老忬與總兵官安巡撫馬珮及諸將袁正等俱宜按治乃降忬俸二級帝因問嵩邊兵入衛舊制乎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中劉六猖獗始調許泰郤永領邊兵討賊庚戌

之變仇鸞選邊兵十八支護陵京未用以守薊鎮至何
棟始借二支防守忬始盡調邊兵守要害去歲又徵全
遼士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一空若年復一年調
發不已豈惟糜餉更有他憂帝由是惡忬甚踰月寇犯
清河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越四日土蠻十
萬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拒却之明日敵騎二百奔還
芳及安俘斬四十級忬猶被賚三十八年二月巴圖爾
錫林阿數部屯會州挾朶顏為鄉導將西入聲言東忬

遽引兵東寇以其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内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遂劾忭安及廵撫王輪罪帝大怒斥安貶輪於外切責忭令停俸自効至五月輅復劾忭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忭及中軍游擊張倫下詔獄刑部論忭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輕典耶改論斬明年冬竟死西市忭才本通敏其驟拜都御史及屢更督撫也皆帝特簡所建請無不從爲總督數以敗聞由

是漸失寵既有言不練主兵者益大恚謂忬怠事負我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嚴氏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構於嵩父子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穆宗即位世貞與弟世懋伏闕訟寃復故官予邮

楊選字以公章邱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遷易州兵備副使諳達圍大同右衛廵撫朱笈被逮超拜選右僉都御史代之與侍郎江東總兵官張承勛

解其圍憂歸再起仍故職四十年擢總督薊遼副都御史條上封疆極獘十五事多從其請以居庸岔道却敵功進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古北口守將遣哨卒出塞朶顏衛掠其四人部長圖罕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執之并縛其黨十餘人圖罕子懼擁所執哨卒至牆下請易其父圖罕者錫林阿妻義父也選欲以牽制錫林阿要其子入質乃遣還父自是諸子迭為質半歲而代選馳疏以聞自詡方畧選及巡撫徐紳等受賞十月丁卯錫林

阿與巴圖爾等大舉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京師戒嚴帝大驚諭閣臣徐階曰朕東見火光此賊去京不遠其令兵部諭諸軍并力勦逐明日選以寇東遁聞為將士祈賞帝疑以問階對曰寇營尚在平谷選等往通州矣謂追殺者妄也帝銜之寇稍東大掠三河順義圍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遣副將胡鎮偕總兵官孫臏游擊趙溙擊之臏溙戰歿鎮力戰得脫寇留內地八日不退給事中李瑜遂劾選紳與副使盧鎰參將馮詔胡

桀游擊嚴曉等俱逮下詔獄又二日寇始北去京師解嚴初諜者言寇將窺牆子嶺部檄嚴待之而三衛為寇導者紿選赴潘家口寇已入選紳懼得罪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還通州及遣鎮等禦又不勝內侍家薊西者譁言圖罕父子實召寇帝入其言益怒法司坐選紳詔守備不設律斬鎰等戍帝諭錦衣朱希孝坐以縱圖罕勾賊罪復下選詔獄選不承止承質圖罕父子事且言事已上聞希孝錄其語上刑部如帝指論選死即戮

於市梟其首示邊妻子流二千里紳論死繫獄詔及鎰等戍邊帝雖怒選甚但欲誅其身法司乃并坐其妻子隆慶初始釋還

贊曰世宗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繩臣下而弄權者借以行其私於是闒冗廢職之徒事敗伏辜而出力任事之臣亦中危法受戮邊臣不得自展布而武備隳矣陳九疇翟鵬孫繼魯曾銑皆可用之才或謫或死不以其罪銑復套之議甚偉然楷臣當軸而敵勢方强雖頗收烏

能有為丁汝夔之戮於法誠不為過然戎律之弛有由來矣而汝夔獨蒙其咎王忬楊選於邊備甚疎宜不免云

明史卷二百四

明史卷二百四考證

孫繼魯傳雲南右衛人　臣黄壽齡按徐栻所撰繼魯墓誌云其先浙江錢塘人史未詳謹識

孫繼魯傳知衛輝淮安二府　臣黄壽齡按繼魯墓誌云知淮安時化孚境内民建祠立碑有紀愛録載政績甚詳史未之載謹識

商大節傳兼管民兵經畧京城内外　臣黄壽齡按聶

豹所撰大節墓誌云大節巡視九門時上疏一曰固守闕廂以安重地一曰一事權肅號令以振軍威一曰急殺叛賊以救生靈一曰安揷内移軍民以免饑餓而懸重賞招忠勇以固根本尤疏内所致意謹附識

商大節傳明年竟卒於獄　臣黄壽齡按大節墓誌云仇鸞卒帝憐大節忠義將釋之乃遽卒於獄與所載互異謹識